

徵文比賽中篇小說第二名

阿珠

紀棠

前情摘要：張有金的養女阿珠，與她的情人阿本在甘蔗園裏，商量婚姻問題。不幸被她的養母捉住了，約了五六個人將阿本打得遍體傷痕，送回家去躺在床上休養。阿珠却被捉回家去，不久就被養母騙到高雄，賣到酒家裡，酒家的頭家娘威嚇她說：「……你以後都是我的了。听我的話，乖乖的，有吃、有穿、有用的。不听我的話，早上吃柴仔，晚上吃棍仔，打死了，棺材板一副！」

四

晴天打下了大霹靂，阿珠怔呆了。她顫聲驚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什麼意思？陪男人喝酒，陪男人睡覺！不懂的話，姊妹教你！再不不懂，我老娘自己教你！」

阿珠突然意識到已被賣到酒家。她一頭撞在牀上，嘔嘔大哭。

「要哭現在哭個飽！以後不許流半點眼淚！竹棍仔、木棍仔就在外面！」

頭家娘說着，碎的一聲關上門，出去了。

阿珠哭了一會，起來開門想逃走，但門被鎖上了。她覺得她的一生都是爛糊仔路，剛從一個泥塘裏拔起腳來，哪知又踩下一個更深的泥塘裏去。這一次，她想一定越陷越深，永遠拔不起來了。她一想到她的命運竟這樣惡劣，眼淚就像流不完的河水，流着，流着，在汪汪的淚水中，她幻想着慈愛的生母，憶念着誠懇的阿本。她咀咒着毒辣的養母，兇狠的頭家娘。一件件往事，一個個人物，像走馬燈似的，不斷地回響出現。她只有哭，哭，哭，讓哭聲吞沒了自己，吞沒了一切。

阿珠停止哭泣的時候，窗外已經黑暗，電燈已經明亮。這時門也開了，進來一個下女，送來一份簡單的晚餐。隨後進來幾個「姊妹」，穿着更花的衣服，抹着更厚的脂粉。勸她吃飯，勸她聽話，但阿珠不吃也不聽。她看見「姊妹」們那些花花綠綠的衣服，紅紅白白的脂粉，覺得非常討厭。一低頭，看見自己身上也穿着花衣服，又立刻想起頭家娘的奸詐狠毒，而那些「姊妹」卻又囉囉囃囃勸個不停。她禁不住又悲悲切切地哭起來了。這時頭家娘又進來了，對着阿珠說道：

「眼淚揩乾，不要再哭！哭又哭母，把我財庫哭走了，要你的命！這樣的好事情，什麼人不要！」

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」阿珠哭着說。

「爛土糊不上壁（無用的人教不成材），好話不聽，等着吃棍子！傀儡仔仔（做傀儡戲的木人）也能教一下，動一下，你比木頭更笨！落什麼地方吃什麼飯，條條大路通西天，哪一條路不能賺大錢。有好飯不要吃，有好衫不要穿，有好錢不要用，等着要什麼！草地（鄉下姑婆）一身牛屎臭，假什麼派頭！」

「頭家娘，給我回去。」

「回去？你倒說得方便！來容易，去可不容易。閻羅王殿下沒有還魂的鬼，有本領你

就逃回去。我給你養母八千元，有證有據。你的衣服，你的皮鞋，哪一樣不是錢。不拿一萬元壓在我手心上，不要想回去。你死了，骨頭也是我的。」

「我不要衣服，我不要鞋！」阿珠哭鬧着。

「不要皮鞋，棍子！」頭家娘厲聲的從門後拿門出一棍子，向阿珠打過來。其他「姊妹」趕緊勸阻，但已「蓬蓬」兩下落在阿珠的身上。阿珠抓起皮鞋就向頭家娘的頭上甩過去。頭家娘頭一偏，沒打着，但嘩啦一聲，把玻璃窗打破了。頭家娘怒火大發，揮動棍子，向阿珠亂打。別的人都嚇呆了。阿珠立刻向頭家娘瘋狂地反攻，拳打，口咬。頭家娘急了棍子，抵住阿珠的頭髮往桌子角撞，但給旁邊的人擋住了。大家盡力勸解，好不容易，慢慢勸開，阿珠立刻把自己身上的花衣撕得粉碎。哭着，叫罵：「我不要衣服，我不要皮鞋！我要回去！」頭家娘氣得眼睛像田螺肉，瞪着直看。大家說好說歹，把頭家娘勸了出去，但門又鎖上了。

從此以後，阿珠的行動完全失去自由，但她的意志始終沒有失去自由。後來，頭家娘又叫「姊妹」們勸誘她幾次，又買新的衣服皮鞋給給她，但都被她拒絕。她一直穿着自己帶來的舊衣，尤其是阿本送給她的藍花衫，常常穿在身上。她覺得穿着他的衣服，就像看見他的一樣。她也曾幾次逃跑，但都沒有成功。最後，頭家娘對她說：

「草地人，嚙佛沒嚙食（笨傢伙，有好東西不知道受用），給你好事情，不會受領。明天起，你到灶間去做事。不要再逃，逃到天頂，我把你從天頂抓下來；逃到地底，我把你從地底挖起來。兩脚斷斷不要怪我老娘不客氣。你大路不修行小路，我沒有辦法。」

此後，阿珠就到灶間做事，這是她所樂意的，但工作實在太重。每天掃地，擦窗子，洗桌布、碗筷，燒火，打雜，什麼都要做。而最糟的，是每天到半夜以後還不能睡覺，第二天很早就要起來。心神煩燥，睡眠不足，阿珠漸漸黃瘦了。但工作重擔毫不放鬆，頭家娘不時責罵，其他「姊妹」又常常嘲笑，她深深感到人間地獄的痛苦。可是她想：只要留住一個清白的身體，死也甘心。這樣過了一個多月，經不起精神、身體各方面的折騰，阿珠終於病倒了。她躺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裏，天昏地黑，一頭暈，發燒，身體酸痛，常常睜着奇怪的夢。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知，像一隻病狗遺棄在路邊，沒有人理睬。幸而有一個名叫阿婆的廚子，是個好心腸的人。他對於阿珠的遭遇十分同情。常常拿開水米湯給她喝，有時還買藥給她吃。他也說過幾年書，問阿珠是不是需要寫一封信通知什麼人來救助她。他可以替她代寫，也可以替她寄出去。因此，有一天清早，阿珠精神稍好，靠在牀壁上說着要說的話，阿婆掛起老花眼鏡，俯在小几上寫着信。明亮的光，從窗外的白牆上折射進來，使阿珠所處的黑暗角落，也得到一點光明。

本兄：我現在落在一個地獄不如的環境中。

那天，我被養母騙到這裏，賣給菜店。頭家娘逼我伺候客人，逼我出賣肉體。我幾次逃跑，我死不肯從。因此被罵、被打、被罰做苦工。天黑地暗，我受盡苦難。我幾次逃跑，都被他們抓回來。現在我病倒了，要復活不起，要死死不下，只有等你来救我。如果死在這裏，他們就把我當作死狗一樣拿去丟掉，我怎麼甘心？

我養母把我賣到這裏，不知得了多少錢。但頭家娘一定要我一萬元，我才肯得自由。本兄，不管怎麼困難，你把田賣掉、山賣掉家產全部賣掉，一定要想辦法把我贖回去。你要知道我在是處在日夜受煎熬的地獄中。眼淚流滿了枕頭，流滿了牀舖，我天天在哭着過日子呀！

妹 明珠上 ×月×日

阿本讀着阿珠寄來的信，眼睛張大了，手發抖了，心裏炒起一盤奇怪的雜菜：有甜，有苦，有辣，有酸。牙齒一咬，腳一蹬，跑到家裏，大聲叫道：

「媽媽！阿珠來了！」

母親吃了一驚：「在那裏？」

「在信裏。」阿本遞過信。

「囍囍仔（傻孩子）信裏怎麼有人？」

「信上有地址。」

「我又不識字，真是囍囍仔！」

「她被賣了！」

「賣到哪裏？」

「高雄那邊。」

「多少錢？」

「一萬元。」

「啊！阿爾陀佛！我的神明。一頭大牛，五隻肥豬，還賣不到這麼多錢哪！好好你把信說給我聽。」

阿本雖不能把信全看盡，但大意能夠知道。他把大意說了一遍。他母親搖搖頭說：

「建本，這事情怎麼辦？數目太大了。但我們不能看着她死在那裏，這是救命啊！她將來又是我們的媳婦。」

這事情怎麼辦？阿本一手捏着眉，一手擰着頭，坐在凳子上發呆。

阿本的傷病完全好去的時候，阿珠離家已半個多月了。他不知道阿珠去那裏，心裏快不快。後來聽別人說，阿珠回到生母那裏去了，他覺得安心。但後來又聽別人說，阿珠被賣到酒家去了，他又非常着急。但也沒有辦法探聽到確實的消息。現在接到了信，才知道真相。但擺在他面前的，是一個很大的難題，然而他決心不顧一切，要解決這個難題。

他對母親說：

「媽，我們一定要把阿珠贖回來。」

「我也是這麼想。」

「媽，我們把田和山賣掉。」

「田和山怎麼可以賣掉呢？」她想起這一點點土地，從前最艱苦的時候都沒有賣掉。她

說：「把山上的竹子賣掉吧。」

「那不過兩三千元。」

「兩隻豬也趕去賣掉吧。」母親說：「本來也想像給你們結婚用的。不過還沒有完全長大，這樣要緊，有什麼辦法？」

「值多少錢？」

「現在兩隻大約值一千。」

「還差得遠呢，想想看還有什麼？噢，對了，還有兩個戒指。本來我無論如何不賣，要留給我的媳婦。現在也拿去賣掉吧，反正爲了你們。」

「兩個戒指最多五百，差得太多。」

「那麼還有什麼可賣的？」

「媽！阿本鄭重地說：『我們把牛賣掉，好嗎？』」

「囍囍仔（傻孩子），牛賣掉用什麼耕田呢？」

「我和阿珠自己耕。」

「囍囍仔，那戶農家不靠牛？你們兩個耕，我怎麼安心？那麼我這頭老母牛也加在裏

面一起耕。建本，說老實話，人是不能耕田的。明年耕田沒有牛，向叔叔他們暫借，以後慢慢再買吧。人終究比牛要緊。」

以後幾天，阿本母子，瘋狂地出賣竹子，出賣戒指，出賣豬，甚至出賣牛，然而還是

湊不齊一萬元。村子裏的人，都十分驚異，以爲他們要搬家了。後來有人仔細探聽，才知道是準備錢去贖取阿珠的，阿珠有信寄回來。這消息傳到阿珠養父母的耳朵裏，十分驚慌。

養母立刻趕到了高雄，趕到了鎮上，找到那酒家，當面交待頭家娘說：「聽說不久有人拿錢來贖阿珠。你可以把她轉賣到任何地方，但千萬不要放她回去。她回去，我們就沒有面子活下去了。」頭家娘表面答應，但心裏另有算盤，想道：「把阿珠轉賣，你倒說得不錯。黃黃瘦瘦一把骨，能賣幾個錢？有人來贖取，我不但不虧本，還可賺一筆。你有沒有面子活下去，管我什麼事？」頭家娘得意地打着算盤，只等有人拿來贖阿珠。

阿珠仍舊病着。廚子阿發自從替阿珠寫了信以後，天天盼望有人來贖救，但總是望風空。阿珠的病，又一點不見好。他想應該送阿珠進醫院。鎮上有一個私人開設的春和醫院，老醫師許南山先生，是一位熱心和藹的長者，常常免費替窮人治病。「即使不免費，我來替他用幾個錢，也不是壞事。」阿發打定主意，就和頭家娘商量，說要把阿珠送醫院。

頭家娘說：

「你要把她送醫院，我可沒有錢。」

「我想辦法。」阿發說。

「這亦奇來（厲害的女人。）正好做你的乾女兒，你應該爲她出錢。不過有一點我要事先聲明：她逃走了，你要負責！」

「我負責。」

「那麼你把她送醫院吧。」

阿發把阿珠送進春和醫院。許南山醫師細心替她診治，阿發也常來看她。但阿珠自從生病以後，感情非常脆弱，她想到自己的遭遇，就常常哭泣。

她的病雖漸漸好去，但她的哭泣却有增無減。醫院裏的人都爲她的哭泣而感到不安，阿發更覺難過。他知道不把阿珠放出這人肉市場的苦海，就無法停止她的哭。但他想不出很好的辦法，使她重獲自由。有一次，他忽然想道：「和許南山先生商量看，也許他有較好的辦法。」許先生是當地公正士紳，兩次當選參議員，名聲很高。阿發覺得自己的主意不錯，就走進許先生的應診室，等他看完了病人，就向他詳細報告阿珠的身世和現在的困境，請他幫助解脫阿珠所受的束縛。許先生聽完了他的報告，愀然動容說道：（下接第廿六頁）



名利農 安全全性農
TRINON 益隆農化
強最能効
 品出廠工化農隆益北台

國立農學院 教授 陳炳松 先生 推薦

奇効！安全性農藥
「多利農」 單味能穢
 滅田園一切害蟲！！
 不論水稻、香蕉、苗木、蔬菜害蟲均有特効

「百聞不如一試」
 來函附三元即送樣品
 請向各地農會申購
 轉向省農會配售

益隆農化工廠
 臺北市迪化街二段六十三號
 營業處(福星國校前)
 臺北市漢中街一號
 電話：二六一五六

!!子種行做購請加增產生求欲

農友們好消息
創業五十年紀念特賣
 歷史最久、經驗豐富、信用第一、廉價供應

◎新到優良蔬菜種子

- 北京劍葉甘結頭菜
- 大和三號西瓜
- 海谷三池中生甘藍
- 全金澤粗蘭結頭菜
- 自慢種京都三號結球白菜
- 本白莖山東白菜
- 南洋粗枝韭菜
- 胡蘿蔔(金時、美國五寸、美國紅心人蔘)
- 正油頭梅花菜
- 青皮大條月瓜
- 其他各色蔬菜種子、各種農藥、農器具噴霧機等、不及細載多少賜顧無任歡迎

◎新收大機油菜

- 香瓜ニユメロン、菊メロン
- 黃葉サクセツシヨン甘藍
- 長岡交配一號甘藍
- 芝罘結球白菜
- 那葉山東白菜
- 黑赤葉美濃早生大根

專營：優良菜種 殺蟲藥劑 農用器具

周瑞和商行 元入輸

(面對院戲大都南) 號五五街門西市義嘉
 號九七四三：話電 號九六八六金備辦劃

(上接第廿四頁「阿珠」)

「我早就想問你，她爲什麼常常哭。原來是這樣，難爲你一片好心。她今年幾歲？」
 「十七。」
 「未到法定成人年齡，最好能找到她的生母。你剛才不是說她的生母在南部，而且可能就在這附近嗎？」
 「但是她不知道真實地址，很久就不來往了。」
 「這就比較困難……」南山先生用手指敲着桌面，作沈思的樣子：「我想先由她自己出名，登報尋親。能尋到，她的生母出面，事情最容易；尋不到，我們另外再想辦法。總而言之，一定要救她。」
 「好，好！多謝！」阿發笑開了。

第二天，南部地方性報紙上出現了尋母的故事：

「養女張明珠，生於魯高離縣屬，(詳細地址已忘)三歲時，爲臺中縣××鄉××村張有金抱去作養女。今奔亡來此，歷盡艱苦。欲尋生母王氏(名已忘)。如生母尙在，見報後，請即至高離縣××鎮春和醫院認女。 養女張明珠敬啓」

啓事刊出後第二天，無消息第三天仍無消息；第四天，還是一樣。阿發和南山先生都說，尋母無望了，還是另外想辦法吧。但第五天上午，春和醫院門口，却出現了一位陌生老婦。年約五十餘，髮半白，衣衫褴褛，手提巾包。一進門，就說要看張明珠。護士問她是否來認女，她說看看再說。護士把她帶到阿珠的病房。阿發正送食物來。阿珠躺在牀上。老婦人走到阿珠牀邊，呆呆地望着阿珠，阿珠也呆呆地望着老婦。兩眼陌生的臉孔，四粒陌生的眼珠，互相探索着某一點熟悉而相連的東西。久久凝視後，老婦人似乎已捨回失去很久的影子，開口說：

「你叫明珠嗎？」阿珠點點頭。
 「你從臺中縣小安村來嗎？」阿珠又點點頭。
 「你是養母嗎？」你養父叫張有金，你養母的臉上有麻點嗎？」
 「是。一點不錯。」
 「明珠！明珠！我的女兒！我的女兒！我是你的母親！你爲什麼病在這裏？」老婦人伏在阿珠身上哭了。
 阿珠也立即知道這老婦人就是自己的生母。激動的情緒，使她倆擁抱着哭了。阿發呆呆地站在旁邊，揉揉老眼，也流下了酸酸的淚。

「媽！這是做夢嗎？」
 「不是夢！不是夢！神啊！我的女兒，爲什麼這樣？」
 「不是夢！不是夢！」阿珠撲着母親的頭頸，縱情大哭。
 哭了許久，情緒才漸漸平靜。母親問她被賣的情形，阿珠從頭說了一遍，說完又哭。她母親說：

「明珠是媽害了你。當初你養母到我家來，說她沒有女兒，叫我把你給她做女兒，我就答應了。我以爲她會好好待你的，想不到她把你當做畜生一樣賣到這裏。」接着又說：「這是我的糊塗。我女兒太多，家境不好。現在，你的三個姊姊都出嫁了。你最小的弟弟，也在初級農業學校畢業了。我常跟你弟弟說：你姊姊明珠還在家裏就好了。他也常說，把姊姊叫回來。但我想，給了人家的女兒，就是人家的。我家窮，讓你在養母家比較好。那知道你卻受這些苦。你弟弟在前天看了新聞，說有一個養女張明珠，尋找姓王的生母。我以爲不會是你。第二天他又說，新聞仍舊刊着，而且還有地址。我想，難道真的就是你嗎？我叫他再去看。第三天他把新聞拿回來，當面給我聽。啊！一點都不錯。今天，我就到這裏來了。明珠，我想不到你養母是這般兇惡呀！」

(未完、下期續)